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北史卷四十一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北史卷四十一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二十九

楊播　子侃　播弟椿　椿子昱　椿弟津　津子遁　逸　謐　謐弟愔　燕子猷　鄭頤

楊敷　子素　孫玄感　素弟約　約從叔异　敷叔父寛　寛子文思　紀

楊播字延慶弘農華陰人也高祖結仕慕容氏位中山相曾祖珍道武時歸國位上谷太守祖眞河内清河二

郡太守文懿延興末為廣平太守有稱績孝文南巡吏
人頌之徵為選部給事中有公平譽除安南將軍洛州
刺史未之任卒贈本官加弘農公諡曰簡播本字元休
孝文賜改馬母王氏文明太后之外姑播少脩飭奉養
盡禮擢為中散累遷衛尉少卿與陽平王頥等出漢北
擊蠕蠕大致克獲遷武衛將軍復征蠕蠕至居然山而
還及車駕南討假前將軍從至鍾離師迴詔播為圓陣
禦之相拒再宿軍人食盡賊圍更急播乃領精騎三百

歷其船大呼曰我今欲度能戰者出遂擁而濟賊莫敢
動賜爵華陰子後從駕討破崔慧景蕭衍於鄧城進號
平東將軍時車駕耀威城沔水上已設宴帝與中軍彭
城王勰賭射左衛元遥在勰朋内而播居帝曹遥射侯
正中籌限已滿帝曰左衛籌足右衛不得不解對曰仰
恃聖恩庶幾必爭於是箭中正帝笑曰雖養由之妙何
復過是遂舉卮以賜播曰古人酒以養病朕今賞卿之
能可謂古今殊也除太府卿進爵為伯後為華州刺史

至州借人田為御史王基所劾除官爵卒于家子侃等停柩不葬披訴積年至熙平中乃贈鎮西將軍雍州刺史并復其爵諡曰壯

侃字士業頗愛琴書尤好計畫時播一門貴滿朝廷子姪早通而侃獨不交遊公卿罕有識者親朋勸其出仕侃曰苟有良田何憂晚歲但恨無才具耳年三十一襲爵華陰伯揚州刺史長孫承業請為録事參軍梁豫州刺史裴邃規相掩襲密購壽春人李瓜花袁建等令為

內應遼已纂勒兵士慮壽春疑覺遂謬移云魏始於馬
頭置戍如聞復欲脩白捺舊城若爾便稍相侵逼此亦
須營歐陽設交境之備令板卒已集唯聽信還佐寮咸
欲以實答之云無脩白捺意而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
勝遼集兵遣移虛構是言得無有別圖也承業乃云録
事可造移報移曰彼之纂兵想別有意何為妄構白捺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勿謂秦無人也遼得移謂已覺便
散兵瓜花等以期契不會便相告發伏辜者十數家遼

後竟襲壽春入羅城而退遂列營於黎漿梁城日夕抄掠承業乃奏侃為統軍後雍州刺史蕭寳夤據州反承業討之除侃為承業行臺左丞軍次恒農侃白承業曰今賊守潼關全據形勝須北取蒲坂飛棹西岸置兵死地人有鬭心華州之圍可不戰而解潼關之賊必望風潰散諸處既平長安自克愚計可録請為明公前驅承業從之令其子子産等領騎與侃於恒農北度便據石錐壁乃班告曰今且停軍於此以待步卒兼覩人情向

背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三烽火各亦應之
以明降款其無應烽即是不降之村理須殄戮人遂傳
相告報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
内圍城之寇不測所以各自散歸長安平侃頗有力焉
建義初除岐州刺史屬元顥内逼詔行北中郎將孝莊
徙河北執侃手曰朕停卿蕃寄移任此者正為今日但
卿尊卑百口若隨朕行所累處大卿可還洛寄之後圖
侃曰寧可以臣微族頓廢君臣之義固求陪從除度支

尚書兼給事黄門侍郎敷西縣公及車駕南還顥令梁將陳慶之守北中城自據南岸有夏州義士為顥守河中渚乃密信通款求破橋立効尒朱榮赴之及橋破應接不果皆為顥屠榮將為還計欲更圖後舉侃曰若今即還人情失望未若召發人材唯多縛筏間以舟楫沿河廣布令數百里中皆為度勢顥知防何處一旦得度必立大功榮大笑從之於是尒朱兆等於馬渚諸楊南度顥便南走車駕入都侃解尚書正黄門以濟河功進

爵濟北郡公復除其長子師仲為祕書郎時所用錢人多私鑄稍就薄小乃至風飄水浮米斗幾直一千侃奏聽人與官並鑄五銖使人樂為而俗弊得改莊帝從之後除侍中加衛將軍右光禄大夫莊帝將圖尒朱榮侃與内弟李晞城陽王徽侍中李彧等咸預其謀尒朱兆入洛侃時休沐遂竄歸華陰普泰初天光在關西遣侃子婦父韋義遠招慰之立盟許恕其罪侃從兄昱恐為家禍令侃出應假其食言不過一人身没冀全百口侃

赴之為天光所害太昌初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子純陁襲播弟椿

椿字延壽本字仲考孝文賜改焉性寛謹為内給事與兄播竝侍禁闈後為中部法曹折訟公正孝文嘉之及文明太后崩孝文五日不食椿諫曰聖人之禮毁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於萬代其若宗廟何帝感其言乃一進粥轉授宫輿曹少卿加給事中出為豫州刺史再遷梁州刺史初武興王楊集始降於齊自漢中而北規復

雋上椿貽書集始開以利害集始執書對使者曰楊使君此書除我心腹疾遂來降尋以母老解還後兼太僕卿秦州羌呂苟兒涇州屠各陳瞻等反詔椿為別將隸安西將軍元麗討之賊守峽自固或謀伏兵斷其出入待糧盡攻之或云斬山木縱火焚之椿曰並非計也賊深竄正避死耳今宜勒三軍勿更侵掠賊必謂見嶮不前心輕我軍然後掩其不備可一舉而平乃緩師賊果出掠仍以軍中驢馬餌之銜枚夜襲斬瞻傳首入正太

僕卿初獻文世有蠕蠕萬餘户降附居於高平薄骨律
二鎮太和末叛走唯有一千餘家大中大夫王通高平
鎮將即育等求徙置淮北防其後叛詔椿徙焉椿上書
以為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是以先朝居之荒服之間正
欲悦近來遠今新附者衆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安愚
謂不可時八坐不從遂於濟州緣河居之及冀州元愉
之難果悉浮河赴賊所在抄掠如椿所策後除朔州刺
史在州為廷尉奏椿前為太僕卿招引百姓盜種牧田

三百四十頃依律處刑五歲尚書邢巒據正始别格奏
罪應除名注籍盜門同籍合門不仕宣武以新律既班
不宜雜用舊制詔依斷以贖論後除定州刺史自道武
平中山多置軍府以相威攝凡有八軍軍各配兵五千
食禄主帥軍各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八軍之兵漸割
南戍一軍兵纔千餘然主帥如故費禄不少椿表罷四
軍減其主帥百八十四人椿在州因修黑山道餘功伐
木私造佛寺役兵為御史所劾除名後累遷為雍州刺

史進號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以本官加侍中兼尚書右僕射為行臺節度關西諸將遇暴疾頻啓乞解詔許之以蕭寶夤代為刺史行臺椿還鄉里遇子昱將還京師使陳寶夤賞罰云為不依常憲恐有異心昱還面啓明帝及靈太后並不納及寶夤邀害御史中尉酈道元猶上表自理稱為椿父子所謗建義元年為司徒永安初進位太保加侍中給後部鼓吹元顥入洛椿子昱為顥禽又椿弟順順子仲宣兄子保弟子遁並從駕河

內爲顯嫌疑以椿家世顯重恐失人望未及加罪時人
助其憂或勸椿攜家避禍椿曰吾內外百口何處逃竄
正當坐任運耳莊帝還宮椿上書頻請歸老詔聽服侍
中服賜朝服一襲八尺牀帳几杖不朝乘安車駕駟馬
給扶傳詔二人仰所在郡縣四時以禮存問安否椿奉
辭於華林園帝下御座執手流淚曰公先帝舊臣實爲
元老但高尚其志決意不留既難相違深用悽切椿亦
歔欷欲拜帝親執不聽賜以絹布給羽林衛送羣公百

寮餞於城西張方橋行路觀者莫不稱歎椿臨行誡子孫曰我家入魏之始即為上客自爾至今二千石方伯不絶祿卹甚多於親姻知故吉凶之際必厚加贈襚來往賔寮必以酒肉飲食故六姻朋友無憾焉國家初丈夫好服綵色吾雖不記上谷翁時事然記清河翁時服飾恒見翁著布衣韋帶常自約敕諸父曰汝等後世若富貴於今日者慎勿積金一斤綵帛百匹已上用為富也不聽興生求利又不聽與勢家作昏姻至吾兄弟不

能遵奉令汝等服乘漸華好吾是以知恭儉之德漸不如上也又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忍飢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忍別食也又願畢吾兄弟不異居異財汝等眼見非為虛假如聞汝等兄弟時有別齋獨食者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吾今日不為貧賤然居住舍宅不作壯麗華飾者正慮汝等後世不賢不能保守之將為勢家所奪北都時朝法嚴急太和初吾兄弟三人並

居內職兄在高祖左右吾與津在文明太后左右于時
口敕責諸內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嗔嫌諸人
多有依敕密列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間傳言構間者吾
兄弟自相誡曰令忝二聖近臣居母子間難宜深慎之
又列人事亦何容易縱被嗔責勿輕言十餘年中不嘗
言一人罪過時大被嫌責答曰臣等非不聞人語正恐
不審仰誤聖聽以是不敢言於後終以不言蒙賞及二
聖間言語終不敢輙爾傳通太和二十一年吾從濟州

來朝在清徽堂豫宴高祖謂諸貴曰北京之日太后嚴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此有是非言和朕母子者惟楊播兄弟遂舉爵賜兄及我酒汝等脫若萬一蒙明主知遇宜深慎言語不可輕論人惡也吾自惟文武才藝門望姻援不勝他人一旦位登侍中尚書四歷九卿十為刺史光禄大夫儀同開府司徒太保津今復為司空者正由忠謹慎口不嘗論人之過無貴無賤待之以禮以是故至此耳聞汝等學時俗人乃有坐待客者有驅馳勢

門者有輕論人惡者及見貴勝則敬重之見貧賤則慢易之此人行之大失立身之大病也汝家仕皇魏以來高祖以下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內外顯職時流少比汝等若能存禮節不為奢淫驕慢假不勝人足免尤誚足成名家吾今年始七十五自惟氣力尚堪朝覲天子所以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滿足之義為一門法耳非是苟求千載之名汝等能記吾言吾百年後終無恨矣椿還華陰踰年為尒朱天光所害時

人莫不怨痛之太昌初贈太師丞相都督冀州刺史子

昱

昱字元略起家廣平王懷左常侍懷好武事數遊獵昱每規諫正始中以京兆廣平二王國臣多縱恣詔御史中尉崔亮窮案之伏法都市者三十餘人不死者悉除名唯昱與博陵崔楷以忠諫免後除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初尚書令王肅除揚州刺史出頓洛陽東亭酣後廣陽王嘉北海王詳等與播論議競理播不為屈北

海王顧昱曰尊伯性剛不伏理大不如尊使君也昱對曰昱父道隆則從其隆道洿則從其洿伯父剛則不吐柔亦不茹一坐歎其能言肅曰非此郎何得申二父之美延昌三年以本官帶詹事丞時明帝在懷抱中至於出入左右乳母而已不令宮寮聞知昱諫曰陛下不以臣等凡淺備位宮臣太子動止宜令翼從自比以來輕爾出入進無二傅導引之美退闕羣寮陪侍之式非所謂示人軌儀著君臣之義陛下若召太子必降手敕令

臣下咸知為後世法於是詔自今若非手敕勿令皃輒
出宫臣在直者從至萬歳門轉太尉掾兼中書舍人靈
太后常謂昱曰親姻在外不稱人心卿有所聞慎勿諱
隱昱奏揚州刺史李崇五車載貨恒州刺史楊鈞造銀
食器十具並餉領軍元乂靈太后令召乂夫妻泣而責
之乂深恨昱昱第六叔舒妻武昌王和之妹和即乂之
從祖父舒早喪有一男六女及終喪元氏請別居昱父
椿集親姻泣謂曰我弟不幸早終今男未婚女未嫁何

便求別居不聽遂懷憾神龜二年瀛州人劉宣明謀反事覺逃竄乂使和及元氏誣告昱藏宣明云昱父椿叔津並送甲杖三百具謀圖不逞乂又構成其事乃遣夜圍昱宅收之並無所獲太后問狀昱具對元氏構釁之端言至哀切太后乃解昱縛和及元氏並處死刑而乂相左右和直免官元氏卒亦不坐及乂之廢太后也乃出昱為濟陰内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乂遣黄門盧同詣鄴刑熙并窮黨與同希乂旨就郡鎖昱赴鄴因訊百

日乃還任孝昌初除中書侍郎遷給事黄門侍郎後賊圍豳州詔昱兼侍中持節催西北道大都督北海王顥仍隨軍監察豳州圍解雍州蜀賊張映龍姜神達知州內虛謀欲攻掩刺史元脩義懼而請援一日一夜書移九通都督李叔仁遲疑不赴昱曰若長安不守大軍自然瓦散此軍雖往有何益也遂與叔仁等俱進於陣斬神達諸賊逆散詔以昱受旨催督而顥軍稽緩遂免昱官尋除涇州刺史未幾昱父椿為雍州徵昱除吏部郎

中及蕭寶夤等敗於關中以昱兼七兵尚書持節假撫軍都督防守雍州昱遇賊失利而返後除鎮東將軍假車騎將軍東南道都督又加散騎常侍於後太山守羊侃據郡南叛侃兄深時為徐州行臺府州咸欲禁深昱曰昔叔向不以鮒也見廢柰何以侃罪深宜聽朝旨不許羣議還朝未幾元顥侵逼大梁除昱南道大都督鎮滎陽顥禽濟陰王暉業乘虛徑進城陷昱與弟息五人在門樓上顥至執昱下責曰卿令死甘心不答曰分不

望生向所以不下樓正慮亂兵耳但恨八十老父無人
供養乞小弟一命便是死不朽也顥將陳慶之胡光等
伏顥帳前曰陛下度江三千里無遺鏃費昨日殺傷五
百餘人求乞楊昱以快意顥曰我在江東聞梁主言初
下都袁昂為吳郡不降稱其忠節奈何殺昱於是斬昱
下統帥三十七人皆令蜀兵刳腹取心食之孝莊還復
前官尒朱榮之死昱為東道行臺拒尒朱仲遠會尒朱
兆入洛昱還京師後歸鄉里亦為天光所害太昌初贈

司空公定州刺史子孝邕員外郎奔免匿蠻中潛結渠
率謀報尒朱氏微服入洛為尒朱世隆所殺椿弟顥字
惠哲本州別駕顥弟順字延和寛裕謹厚豫立莊帝功
封三門縣伯位兾州刺史罷州還遇害太昌初贈太尉
公録尚書事相州刺史子辯字僧達位東雍州刺史辯
弟仲宣有風度才學位正平太守爵恒農伯在郡有能
名還京兄弟與父同遇害太昌初辯贈儀同三司恒州
刺史仲宣贈尚書右僕射青州刺史仲宣子玄就幼而

雋拔收捕時年九歲牽挽兵人曰欲害諸尊乞先就死兵以刀斫斷其臂猶請死不止遂先殺之永熙初贈汝陰太守順弟津

津字羅漢本字延祚孝文賜改馬少端謹以器度見稱年十一除侍御中散時孝文幼冲文明太后臨朝津曾入侍左右忽欬逆失聲遂吐血數升藏之衣袖太后聞聲閲而不見問其故具以實言遂以敬慎見知賜縑百匹遷符璽郎中津以身在禁密不外交遊至宗族姻表

罕相參候司徒馬誕與津少結交友而津見其貴寵每恒退避及相招命多辭疾不往誕以為恨而津逾遠焉人或謂之曰司徒君之少舊何自外也津曰為勢家所厚復何容易但全吾今日亦足矣轉振威將軍領監曹奏事令孝文南征以津為都督征南府長史後遷長水校尉仍直閤景明中宣武遊於北芒津時陪從太尉咸陽王禧謀反帝馳入華林時直閤中有同禧謀皆在從限及禧平帝顧謂朝臣曰直閤半為逆黨非至忠者安

能不豫此謀因拜津左右中郎將遷驍騎將軍仍直閤
出除岐州刺史津巨細躬親孜孜不倦有武功人齎絹
三匹去城十里為賊所劫時有使者馳驛而至被劫人
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著某
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有家人
可速收視有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己子於是遣騎追
收并絹俱獲自是闔境畏服至於守令寮佐有濁貨者
未曾公言其罪常以私書切責之於是官屬感厲莫有

犯法者以母憂去職延昌末起爲華州刺史與兄播前
後牧本州當世榮之先是受調絹度尺特長在事因縁
共相進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度其輸物尤好者
賜以杯酒而出其所輸少劣者爲受之但無酒以示其
耻於是競相勸厲官調更勝孝昌中北鎮擾亂侵逼舊
京乃加津安北將軍北道大都督尋轉左衛加撫軍將
軍津始受命出據靈丘而賊帥鮮于脩禮起於博陵定
州危急遂回師南赴始至城下營壘未立而州軍新敗

津以賊既乘勝士衆勞疲柵壘未安不可擬敵欲移軍入城更圖後舉刺史元固稱賊既逼城不可示弱乃閉門不納津揮刃欲斬門者軍乃得入賊果夜至見柵空而去其後賊攻州城東面已入羅城刺史閉小城東門城中騷擾津開門出戰賊退人心少安尋除定州刺史又兼吏部尚書北道行臺初津兄椿得罪此州由鉅鹿人趙略投書所致及津至略舉家逃走津乃下教慰喻令其還業於是闔州愧服遠近稱之時賊帥鮮于脩禮

杜洛周殘掠州境孤城獨立在兩冦之間津脩理戰具更營雉堞又於城中去城十步掘地至泉廣作地道潛兵涌出置爐鑄鐵持以灌賊賊遂相告曰不畏利槊堅城唯畏楊公鐵星津與賊帥元洪業等書喻之并授鐵券許之爵位令圖賊帥毛普賢洪業等感寤復書云欲殺普賢又云賊欲圍城正為取北人城中所有北人必須盡殺津以城内北人雖是惡黨然掌握中物未忍便殺但收内子城防禁而已將吏無不感其仁恕朝廷初

送鐵券二十枚委津分給津隨賊中首領間行送之脩禮普賢頗亦由此而死既而杜洛周圍州城津盡力捍守詔加衛將軍將士有功者任津科賞兵人給復八年葛榮以司徒說津津大怒斬其使以絶之自受攻圍經歷三稔朝廷不能拯赴乃遣長子遁突圍出詣蠕蠕主阿那瓌令其討賊遁日夜泣訴阿那瓌遣其從祖吐豆發率精騎南出前鋒已達廣昌賊防塞隘口蠕蠕遂還津長史李裔引賊入津苦戰不敵遂見拘執洛周脫津

衣服置地牢下數日將烹之諸賊還相諫止遂得免官津曾與脩相見對諸賊帥以大義責之辭淚俱發脩大慙典守者以告洛周弗之責及葛榮併洛周復為榮所拘榮破始得還洛永安二年兼吏部尚書元顥內逼莊帝將親出討以津為中軍大都督兼領軍將軍未行顥入及顥敗津乃入宿殿中埽灑宮掖遣第二子逸封閉府庫各令防守及帝入也津迎於北芒流涕謝罪帝深嘉慰之尋以津為司空加侍中尒朱榮死使津以本官

為燕尚書令北道大行臺都督并州刺史委以討胡經略津馳至鄴將從滏口而入遇尒朱兆等已克洛相州刺史李神等議欲與津舉城通款津不從以子逸既為光州刺史兄子昱時為東道行臺鳩率部曲在於梁沛津規欲東轉更為方略乃率輕騎望於濟州度河而尒朱仲遠已陷東郡所圖不果遂還京師普泰元年亦遇害於洛太昌初贈大將軍太傅都督雍州刺史謚曰孝穆將葬本鄉詔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長子遁

遁字山才其家貴顯諸子弱冠咸縻王爵而遁性靜退年近三十方為鎮西府主簿累遷尚書左丞金紫光禄大夫亦被害於洛太昌初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謚曰恭定遁弟逸字遵道有當世才起家員外散騎侍郎以功賜爵華陰男建義初莊帝猶在河陽逸獨往謁帝特除給事黄門侍郎領中書舍人及朝士濫禍帝盍憂怖詔逸晝夜陪侍常寢御床前帝曾夜中謂逸曰昨來舉目唯見異人賴卿差以自慰再遷南秦州

刺史加散騎常侍時年二十九時方伯之少未有先之者仍以路阻不行改光州刺史時災儉連歲逸欲以倉粟振給而所司懼罪不敢逸曰國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命假令以此獲戾吾所甘心遂出粟然後申表右僕射元羅以下謂公儲難闕並執不許尚書令臨淮王彧以為宜貸二萬詔聽貸二萬逸既出粟之後其老小殘疾不能自存活者又於州門造粥飼之將死而得濟者以萬數帝聞而善之逸為政愛人尤憎豪猾廣設耳目善

惡畢聞其兵出使下邑皆自持糧人或為設食者雖在闇室終不敢進咸言楊使君有千里眼那可欺之在州政績尤美及其家禍尒朱仲遠遣使於州害之吏人如喪親戚城邑村落營齋供一月之中所在不絶太昌初贈都督豫郢二州刺史謚曰貞逸弟謐字遵和歷員外散騎常侍以功賜爵恒農伯鎮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衛將軍在晉陽為尒朱兆所害太昌初贈驃騎將軍兗州刺史謚弟愔事列於後津弟暐字延季弘厚頗有文

學位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莊帝初遇害河
陰贈儀同三司雍州刺史播家世純厚竝敦義讓昆季
相事有如父子播性剛毅椿津恭謙兄弟旦則聚於廳
堂終日相對未曾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
往幃幔隔障為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
曾他處醉歸津扶侍還室仍假寢閤前承候安否椿津
年過六十竝登台鼎而津常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
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

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為司空於時府主皆自引寮佐人有就津求官者津曰此事須家兄裁之何為見問初津為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椿每得所寄輒對之下泣兄弟並皆有孫唯椿有曾孫年十五六矣椿常欲為之早娶望見玄孫自昱已下率多學尚時人莫不欽焉一家之内男女百口緦服同爨庭無間言魏世以來唯有盧陽烏兄弟及播昆季當

世莫逮焉尒朱世隆等將害椿家誣其為逆奏請收之節閔不許世隆復苦執不得已乃下詔世隆遂遣步騎夜圍其宅天光亦同日收椿於華陰東西兩處無少長皆遇禍籍沒其家節閔悵悵久之

愔字遵彦小名秦王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出入門閭未嘗戲弄六歲學史書十一受詩易好左氏春秋幼喪母曾詣舅源子恭子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邪愔便號泣感噎子恭亦對

之歔欷遂為之罷酒子恭後謂津曰常謂秦王不甚察慧從今已後更欲刮目視之愔一門四世同居家甚隆盛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學庭前有柰樹實落地羣兒咸爭之愔頹然獨坐其季父暐適入學館見之大用嗟異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內有茂竹遂為愔於林邊別葺一室命獨處其中常銅盤具盛饌以飯之因以督厲諸子曰汝輩但如遵彥謹慎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愔從父兄黃門侍郎昱特相器重曾

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昱嘗與十餘人賦詩愔一覽便誦無所遺失及長能清言美音制風神俊悟容止可觀人士見之莫不敬異有識者多以遠大許之正光中隨父之并州性既恬默又好山水遂入晉陽西縣甕山讀書孝昌初津為定州刺史愔亦隨父之職以軍功除羽林監賜爵魏昌男不拜及中山為杜洛周陷全家被囚縶未幾洛周滅又沒葛榮榮欲以女妻之又逼以偽職愔乃託疾密

含牛血數合於衆中吐之仍陽喑不語榮以為信然乃止永安初還洛拜通直散騎侍郎年十八元顥入洛時愔從父兄侃為北中郎將鎮河梁愔適至侃處便屬乘輿失守夜至河侃雖奉迎車駕北度而潛南奔愔固諫止之遂相與扈從達建州除通直散騎常侍愔以世故未夷志在潛退乃謝病與友人中直侍郎河間邢邵隱於嵩山及莊帝誅尒朱榮其從兄侃參讃帷幄朝廷以其父津為并州刺史北道大行臺愔隨之任有邯鄲人

楊寬者求義從出藩愔請津納之俄而孝莊幽崩愔時
適欲還都行達邯鄲過楊寬家為寬所執至相州見刺
史劉誕以愔名家盛德甚相哀念付長史慕容白澤禁
止焉遣隊主鞏榮貴防禁送都至安陽亭愔謂榮貴曰
僕百世忠臣輸誠魏室家亡國破一至於此雖曰囚虜
復何面目見君父之讎得自縊於一繩傳首而去君之
惠也榮貴深相矜感遂與俱逃愔乃投高昂兄弟既潛
竄累載屬齊神武至信都遂投刺轅門便蒙引見讚揚

興運陳訴家禍言辭哀壯涕泗横集神武為之改容即署行臺郎中南攻鄴歴楊寛村寛於馬前叩頭請罪愔謂曰人不識恩義蓋亦常理我不恨卿無假驚怖時鄴未下神武命愔作祭天文燎畢而城陷由是轉大行臺右丞于時霸圖草創軍國務廣文檄教令皆自愔及崔㥄出遭罹家難常以喪禮自居所食惟鹽米而已哀毁骨立神武愍之常相開慰及韓陵之戰愔每陣先登朋僚咸共怪歎曰楊氏儒生今遂為武士仁者必勇定非

虛論頃之表請解職還葬一門之內贈太師太傅丞相大將軍者一人太尉録尚書及尚書令者三人僕射尚書者五人刺史太守者二十餘人追榮之盛古今未之有也及喪柩進發吉凶儀衛亘二十餘里會葬者將萬人是日隆冬盛寒風雪嚴厚愔跣步號哭見者無不哀之尋徵赴晉陽仍居本職愔從兄幼卿為岐州刺史以直言忤旨見誅愔聞之悲懼因哀感發疾後取急就鴈門溫湯療疾郭季素害其能因致書恐之曰高王欲送

卿於帝所仍勸其逃亡愔遂棄衣冠於水濵若見沉者變易名姓自稱劉士安入嵩山與沙門曇謨徵等屏居削迹又潛之光州因東入田横島以講誦為業海隅之士謂之劉先生太守王元景陰佑之神武知愔存遣愔從兄寳猗齎書慰喻仍遣光州刺史奚思業令捜訪以禮發遣神武見之悅除太原公開府司馬轉長史復授大行臺右丞封華陰縣侯遷給事黄門侍郎妻以庶女又兼散騎常侍為聘梁使至碻磝州内有愔家舊佛

寺精廬禮拜見太傅容像悲慼慟哭歐血數升遂發病

不成行輿疾還鄴久之以本官兼尚書吏部郎中武定

末以望實之美超拜吏部尚書加侍中衛將軍侍學典

選如故天保初以本官領太子少傅別封陽夏縣男又

詔監太史遷尚書右僕射尚太原長公主即魏孝靜后

也會有雉集其舍又拜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改

封華山郡公九年徙尚書令又拜特進驃騎大將軍十

年改開封王文宣之崩百寮莫有下淚愔悲不自勝濟

南嗣業任遇益隆朝章國命一人而已推誠體道時無異議乾明元年二月為孝昭帝所誅時年五十天統末追贈司空公愔貴公子早著聲譽風表鑒裁為朝野所稱家門遇禍唯有二弟一妹及兄孫女數人撫養孤幼慈旨温顔咸出仁厚重分義輕貨財前後賜與多散之親族羣從弟姪十數人並待而舉火頻遭迍厄冒履艱危一飡之惠酬答必重性命之讎捨而不問典選二十餘年奬擢人倫以為己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時致謗言

以為愔之用人似貧士市瓜取其大者愔聞不以為意其聰記彊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名或單稱姓或單稱名無有誤者後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禿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麴鄣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又謂之曰名以定體漫漢果自不虛又令吏唱人名誤以盧士琛為士深士琛自言愔曰盧郎潤朗所以比玉自尚公主後衣紫羅袍金鏤大帶遇李庶頗以為恥謂曰我此衣服都是內裁既見

子將不能無愧及居端揆經綜機衡千端萬緒神無滯用自天保五年巳後一人喪德維持匡救實有頼焉每天子臨軒公卿拜授施號發令宣揚詔冊愔辭氣温辯神儀秀發百寮觀聽莫不悚動自居大位門絶私交輕貨財重仁義前後賞賜積累巨萬散之九族架篋之中唯有書數千卷太保平原王隆之與愔隣宅嘗見其門外有富胡數人謂左右曰我門前幸無此物性周密畏慎恒若不足每聞後命愀然變色文宣大漸以常山長

廣二王位地親逼深以後事為念情與尚書左僕射平
秦王歸彥侍中燕子獻黄門侍郎鄭子默受遺詔輔政
竝以二王威望先重咸有猜忌之心初在晉陽以大行
在殯天子諒闇議令常山王在東館欲奏之事皆先諮
決二旬而止仍欲以常山王隨梓宫之鄴留長廣鎮晉
陽執政復生疑貳兩王又俱從至于鄴子獻立計欲處
太皇太后於北宫政歸皇太后又自天保八年已來爵
賞多濫至是情先自表解其開封王諸叨竊榮恩者皆

從黜免由是嬖寵失職之徒盡歸心二叔高歸彦初雖
同德後尋反動以踈忌之跡盡告兩王可誅渾天和又
每云若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宋欽道面奏帝稱
二叔威權既重宜速去之帝不許曰可與令公共詳其
事愔等議出二王為刺史以帝仁慈恐不可所奏乃通
啟皇太后具述安危有宫人李昌儀者北豫州刺史高
仲密之妻坐仲密事入宫太后與昌儀宗情甚相昵㬋
太后以啟示之昌儀密白太皇太后愔又議不可令二

王俱出乃奏以長廣王為大司馬并州刺史常山王為
太師録尚書事及二王拜職於尚書省大會百僚愔等
並將同赴子默止之曰事不可量不可輕脫愔云吾等
至誠體國豈有常山拜職有不赴之理何為忽有此慮
長廣旦伏家僮數十人於録尚書後室仍與席上勲貴
數人相知并與諸勲胄約行酒至愔等我各勸雙盃彼
必致辭我一曰捉酒二曰捉酒三曰何不捉爾輩即捉
及宴如之愔大言曰諸王反逆欲殺忠良邪尊天子削

諸侯赤心奉國未應及此常山王欲緩之長廣王曰不可於是愔及天和欽道皆被拳杖亂毆擊頭面血流各十人持之使薛孤延康買執子默於尚藥局子默曰不用智者言以至於此豈非命也二叔率高歸彦賀拔仁斛律金擁愔等唐突入雲龍門見都督叱利騷招之不進使騎殺之開府成休寧拒門歸彦喻之乃得入送愔等於御前長廣王及歸彦在朱華門外太皇太后臨昭陽殿太后及帝側立常山王以塼叩頭進而言曰臣與

陛下骨肉相連楊遵彦等欲擅朝權威福自已自王公以還皆重足屏氣共相脣齒以成亂階若不早圖必為宗社之害臣與湛等為國事重賀拔仁斛律金等惜獻皇帝業共執遵彦等領入宫未敢刑戮專輒之失罪合萬死帝時嘿然領軍劉桃枝之徒陛衛叩刀仰視帝不睨之太皇太后令却仗不肯又厲聲曰奴輩即令頭落乃却因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一目已出太皇太后愴然曰楊郎何所能留使不好邪乃讓帝曰此等懐逆欲

殺我二兒次及我耳何縱之帝猶不能言太皇太后怒且悲王公皆泣太皇太后曰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斟酌太后拜謝常山王叩頭不止太皇太后謂帝何不安慰爾叔帝乃曰天子亦不敢與叔惜豈敢惜此漢輩但願乞兒性命兒自下殿去此等任叔父處分遂皆斬之長廣王以子默昔讒已作詔書故先拔其舌截其手太皇太后臨惜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以御金為之一眼親內之曰以表我意常山王亦悔殺之先是童謡曰

白羊頭𦖋禿羖𩨗頭生角又曰羊羊喫野草不喫野草遠我道不遠打爾腦又曰阿麽姑禍也道人姑夫死也羊爲憎也角文爲用刀道人謂廢帝小名太原公主嘗作尼故曰阿麽姑憎子獻天和皆尚帝姑故曰道人姑夫云於是乃以天子之命下詔罪之罪止一身家口不問復尋簿録五家王晞固諫乃各没一房孩幼盡死兄弟皆除名遵彦死仍以中書令趙彦深代總機務鴻臚少卿陽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麒麟而策蹇驢可

悲之甚愴所著詩賦表奏書論甚多詸後散失門生鳩集所得者萬餘言

燕子獻字季則廣漢下洛人少時相者謂曰使役在胡代富貴在齊趙後遇周文於關中創業用為典籤將命使於蠕蠕蠕蠕子獻欲驗相者之言來歸神武見之大悅神武舊養韓長鸞姑為女是為陽翟公主遂以嫁之甚被待遇文宣時官至侍中濟南即位委任彌重除尚書右僕射子獻素多力頭少髮當狼狽之際排衆走出省門

斛律光逐而禽之子獻歎曰丈夫為計遲遂至此天統五年追贈司空天和事見兄元傳

鄭頤字子猷彭城人高祖據魏彭城太守自滎陽徙馬頤聰敏頗涉文義而邪險不良初為太原公東閤祭酒天保世稍遷中書侍郎與宋欽道特相友愛欽道每師事之楊愔始輕宋鄭不為之禮俄而自結人主稍不可制欽道舊與濟南款狎共相引致無所不言乾明初拜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二人權將楊愔相埒愔見害之

時邢子才流涕曰楊令君雖其人死日恨不得一佳伴頤後與愔同詔追贈殿中尚書廣州刺史頤弟抗字子信頗有文學武平末兼左右郎中待詔文林館

楊敷字文衍播族孫也高祖暉洛州刺史贈恒農公謚曰簡曾祖恩河間太守祖鈞博學彊識頗有幹用位七兵尚書北道行臺恒州刺史懷朔鎮將贈侍中司空公進封臨貞縣伯謚曰恭父暄字宣和性通朗彊識有學位諫議大夫以別將從廣陽王深征葛榮遇害贈殿中

尚書華州刺史敷少有志操重然諾人景慕之魏建義
初襲祖鈞爵臨貞縣伯稍遷廷尉少卿斷獄以平允稱
周孝閔踐阼進爵為侯天和中為汾州刺史進爵為公
齊將段孝先率衆來寇城陷見擒齊人方任用之敷不
為屈遂以憂憤卒於鄴子素
素字處道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世人多未之知唯
從祖寬深異之每謂子孫曰處道逸羣絶倫非常之器
非汝曹所建後與安定牛弘同志好學研精不倦多所

道涉善屬文工草隸書頗留意風角美鬚髯有英傑之
表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中外記室轉禮曹加大都督
周武帝親總萬機素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朝命上表
申理至於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又言曰臣事無
道天子死其分也帝晤其言贈敷使持節大將軍譙廣
復三州刺史謚曰忠壯拜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
見禮遇常令為詔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謂曰善
相自勉勿憂不富貴素應聲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

無心圖富貴及平齊之役素請率麾下先驅帝從之賜以竹策曰朕方欲大相驅策故用此物賜卿從齊王憲與齊人戰於河陰以功封清河縣子授司城大夫復從憲拔晉州屯兵雞棲原齊主以大軍至憲懼宵遁為齊兵躡衆多敗散素與驍將十餘人盡力苦戰憲僅而獲免齊平加上開府改封成安縣公尋從王軌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行東楚州事封弟慎為義安侯陳將樊毅築城泗口素擊走之夷毅所築城宣帝即位襲父爵臨

貞縣公以弟約為安成公尋從韋孝寬徇譙南及隋文帝為丞相素深自結納帝甚器之以為汴州刺史至洛陽會尉遲迥作亂滎州刺史宇文胄據虎牢應迥素不得進帝拜素大將軍擊胄破之遷徐州總管位柱國封清河郡公以弟約為臨貞公及隋受禪加上柱國拜御史大夫其妻鄭氏性妬悍素忿之曰我若作天子定不堪為皇后鄭氏奏之由是坐免上方圖江表先是素數進取陳計未幾拜信州總管賜錢百萬錦千段馬二

百匹遣之素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
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檣竿並高百五十尺容戰士八
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百餘人自餘平乘舴
艋等各有差及大舉伐陳以素為行軍元帥引舟師趣
三峽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守狼尾
灘以過軍路其地險峭諸將患之素曰負勝在此一舉
若晝日下船彼則見我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
便乃夜掩之素親率黃龍十艘銜枚而下遣開府王長

襲從南岸擊欣別柵令大將軍劉仁恩趣白沙北岸比明而至擊之欣敗虜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陳人大悅素率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陳南康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於北岸鑿巖綴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戰船素與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柵仲肅軍夜潰素徐去其鎖仲肅復據荆州之延洲素遣巴蜑卒數千乘五牙四艘以檣竿碎賊十餘艦遂大破之

仲肅僅以身免陳主遣其信州刺史顧覺鎮安蜀城荆州刺史陳紀鎮公安皆懼而走巴陵以東無敢守者荆州刺史岳陽王陳叔慎請降素下至漢口與秦孝王會乃還拜荆州總管進爵郢國公真食長壽縣千户以其子玄感為儀同三司玄獎為清河郡公賜物萬段粟萬石加之金寶又賜陳主妹女妓十四人素言於上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逆人王誼前封郢臣不願與同於是改封越國公尋拜納言轉内史令俄而江南人李稜等

為亂以素為行軍總管討之帝命平定日男子悉斬女
婦賞征人在陣免者從賊賊朱莫問自稱南徐州刺史
以盛兵據京口素舟師入自楊子津進擊破之晉陵顧
世興自稱太守與其都督鮑遷等復來拒戰素逆擊破
之執遷虜三千餘人進擊無錫賊帥葉皓又平之吳郡
沈玄懀沈傑等以兵圍蘇州刺史皇甫績頻戰不利素
率衆援之玄懀勢迫走投南沙賊帥陸孟孫素擊孟孫
於松江大破之禽孟孫玄懀黜歙賊帥沈雪沈能據栅

自固又攻拔之江淛賊高智慧自號東揚州刺史吳州總管五原公元契鎮會稽以其兵盛而降之智慧盡屠其衆契自殺智慧有船艦千餘艘屯據要害兵甚勁素擊之自旦至申苦戰破之智慧逃入海躡之從餘姚汎海趣永嘉智慧來拒戰素擊走賊帥汪文進自稱天子據東陽署其徒蔡道人為司空守樂安素進討悉平之又破永嘉賊帥沈孝徹於是步道向天台指臨海郡逐捕遺逸前後百餘戰智慧遁守閩越上以素久勞於外

詔令馳傳入朝加子玄感上開府賜綵八千段素以餘寇未殄恐為後患又自請行詔以素為元帥復乘傳至會稽先是泉州人王國慶南安豪族也殺刺史劉弘據州為亂自以海路艱阻非北人所習不設備伍素汎海奄至國慶遑遽棄州走素分遣諸將水陸追捕時南海先有五六百家居水為亡命號曰遊艇子智慧國慶欲往依之素乃密令人說國慶令斬智慧以自效國慶乃斬智慧於泉州自餘支黨悉降江南大定上遣左領軍

將軍獨孤陁至浚儀迎勞比到京師問者日至拜素子玄獎儀同賜黄金四十斤加銀缾實以金錢縑三千段馬二百匹羊三千口田百頃宅一區代蘇威為尚書右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素性踈而辯高下在心朝貴之内頗推高熲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蔑如也自餘朝臣多被陵轢其才藝風調優於高熲至於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不如熲遠矣尋令素監營仁壽宫素遂夷山堙谷督役嚴急作者多死宫側時聞鬼哭

及宫成上令高熲前視奏稱頗傷綺麗大損人丁帝不悦素懼即於北門啓獨孤皇后曰帝王法有離宫别館今天下太平造一宫何足損費后以此理諭上上乃解於是賜錢百萬綿絹三千叚開皇十八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為靈州道行軍總管出塞討之賜物二千叚黄金百斤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為方陣騎在内素曰此乃自固之道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為騎陣達頭聞之大喜以為天

賜下馬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至素奮擊大破達頭被重創而遁衆號哭而去優詔賜縑二萬匹及萬釘寶帶加子玄感位大將軍玄獎玄縱積善並上儀同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令者立斬無所寬貸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數十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而還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心由

是戰無不勝稱為名將素時貴倖言無不從其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録至於佗將雖大功多為文吏所譴却故素雖嚴忍士亦以此願從二十年晉王廣為靈朔道行軍元帥素為長史王卑躬交素及為太子素之謀也仁壽初代高熲為尚書左僕射賜良馬十匹牝馬二百匹奴婢百口其年以素為行軍元帥出雲中擊突厥連破之突厥走追至夜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不之覺也候

其頡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虜庭以功進子玄感位柱國玄縱爲淮南郡公賞物二萬段及獻皇后崩山陵制度多出於素上善之下詔曰君爲元首臣則股肱共理百姓義同一體上柱國尚書左僕射仁壽宮大監越國公素志度恢弘機鑒明遠懷佐時之略包經國之才王業初基霸圖肇建策名委質受脤出師禽翦凶魁克平號鄭頻承廟算揚旍江表每稟戎律長驅塞垣南指而吳越肅清北臨而獯獫

推服自居端揆參贊機衡當朝正色直言無隱論文則
詞藻從横語武則權奇間出既文且武唯朕所命任使
之處夙夜無怠獻皇后奄離六宮遠日云及塋兆安厝
委素經紀然葬事依禮唯卜泉石至如吉凶不由於素
義存奉上情深體國欲使幽明俱泰永保無窮以為陰
陽之書聖人所作禍福之理特須審慎乃遍歷川原親
自占擇志圖元吉孜孜不已遂得神臯福壤營建山陵
論素此心事極誠孝豈與平戎定寇比其功業若不加

褒賞何以申茲勸勵可別封一子義康郡公邑萬户子子孫孫承襲不絕餘如故并賜田三十頃絹萬匹米萬石金鉢一實以金銀鉢一實以珠并綾錦五百段時素貴寵日隆其弟約從父文思弟紀及族父异並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勞位柱國刺史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有鮑亨者善屬文殷胄者工草隷並江南士人因高智慧沒為奴親戚故吏布列清顯其盛近古未聞煬帝初為太子忌蜀王秀

與素謀之搆成其罪後竟廢黜朝臣有違忤者雖至誠體國如賀若弼史萬歲李綱柳彧等素皆陰中之若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惟兵部尚書柳述以帝壻之重數於上前面折素大理卿梁毗抗表言素作威作福上漸疎忌之後因出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上賜王公已下射素箭為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

精盤價直巨萬以賜之四年從幸仁壽宮宴賜重疊及
上不豫素與兵部尚書柳述黄門侍郎元巖等入侍疾
時皇太子入居大寳殿慮上有不諱須豫防擬乃手自
為書封出問素素條録事狀以報太子宫人誤送於上
上覽而大恚所寵陳貴人又言太子無禮上遂發怒欲
召庶人勇太子謀之素素矯詔追東宫兵士帖上臺宿
衛門禁出入竝取宇文述郭衍節度又令張衡侍疾上
以此日崩由是頗有異論會漢王諒反遣茹茹天保往

東蒲州燒斷河橋又遣王聃子幷力拒守素將輕騎五
千襲之潛於渭口宵濟比明擊之天保敗聃子懼以城
降有詔徵還初素將行計日破賊皆如所量帝於是以
素爲幷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討諒時晉絳
吕三州並爲諒城守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遣趙
子開擁衆十餘萬築絶徑路屯據高壁布陣五十里素
令諸將以兵臨之自以奇兵深入霍山縁崖谷而進直
指其營一戰破之諒所署介州刺史梁脩羅屯介休聞

素至懼棄城而走進至清源去并州三十里諒率其將王世宗趙子開蕭摩訶等來拒戰又擊破之禽蕭摩訶退保并州素進兵圍之諒窮而降餘黨悉平帝遣素弟修武公約齎手詔勞素素上表陳謝其月還京師從駕幸洛陽以素領營東京大監以平諒功拜其子萬石仁行姪玄挺皆儀同三司賚物五萬段羅綺千匹諒之妓妾二十人大業元年遷尚書令賜東京甲第一區物二千段尋拜太師餘官如故前後賞錫不可勝計明年拜

司徒改封楚公真食二千五百户其年病薨謚曰景武
贈光禄大夫太尉公弘農河東絳郡臨汾文城河内汲
郡長平上黨西河十郡太守給轀輬車班劒三十人前
後部羽葆鼓吹粟麥五千石物五千段鴻臚監護喪事
帝又下詔立碑以彰盛美素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番
州刺史薛道衡詞氣頴拔風韻秀上為一時盛作未幾
而卒道衡歎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若是乎集十卷素
雖有建立策及平楊諒功然特為帝猜忌外示殊禮内

情甚薄太史言楚分野有大喪因改封素於楚寢疾之日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人恒恐不死素又自知名位已極不肯服藥亦不將慎每語弟約曰我豈須更活耶素貪財貨營求產業東西京居宅侈麗朝毀夕復營繕無已爰及諸方都會之處邸店水磑田宅以千百數時議以此鄙之子玄感

玄感少時晚成人多謂之癡唯素每謂所親曰此兒不癡也及長美鬚髯儀貌雄俊好讀書便騎射弱冠以父

軍功位柱國與其父俱為第二品朝會則齊列後文帝命玄感降一等玄感拜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以公庭獲展私敬初拜郢州刺史到官潛布耳目察長吏能不纖介必知吏人敬服皆稱其能後轉宋州刺史父憂去職歲餘拜鴻臚卿襲爵楚公遷禮部尚書性雖驕倨而愛重文學四海知名之士多趨其門後見朝綱漸紊帝又猜忌日甚内不自安遂與諸弟潛謀廢帝立秦王浩及從征吐谷渾還至逹升拔谷時從官狼狽玄感

欲襲擊行宮其叔慎曰士心尚一國未有釁不可圖也
玄感乃止時帝好征伐玄感欲立威名陰求將領以告
兵部尚書段文振振以白帝帝嘉之謂羣臣曰將門有
將故不虛也於是賚物千段禮遇益隆頗預朝政帝征
遼東令玄感於黎陽督運遂與武賁郎將王仲伯汲郡
贊治趙懷義等議謀不時進發帝遣使者逼促玄感揚
言曰水路多盜不可前後而發其弟武賁郎將玄縱鷹
揚郎將萬石並從幸遼東玄感潛遣人召之時來護兒

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趣平壤城軍未發玄感無以動
衆乃遣家奴偽為使從東方來謬稱護失軍期而反玄
感遂入黎陽縣閉城大募勇夫於是取𩦼布為牟甲署
置官屬皆準開皇之舊移書傍郡以討護為名令發兵
會於倉所以東光縣尉元務本為黎州刺史趙懷義為
衛州刺史河內郡主簿唐禕為懷州刺史有衆且一萬
將襲洛陽唐禕至河內馳往東都告之越王侗戶部尚
書樊子蓋等勒兵備禦脩武縣人相率守臨清關玄感

不得濟遂於汲郡南度河從亂如市數日屯兵上春門衆至十餘萬子蓋令河南贊務裴弘策拒之弘策戰敗父老競致牛酒玄感屯兵尚書省每有誓衆曰我身為上柱國家累巨萬金至富貴無所求也今者不顧破家滅族者為天下解倒縣之急救黎元之命耳衆皆悅詣轅門請自効者日數千及與樊子蓋書曰夫建忠立義事有多途見機而作蓋非一揆昔伊尹放太甲於桐宮霍光廢劉賀於昌邑此並公度内不能一二披陳高祖

文皇帝誕膺天命造茲區宇在琁璣以齊七政握金鏡
以馭六龍無為而至化流垂拱而天下乂今上纂承寶
歷宜固洪基乃自絶于天殄人敗德頻年肆𤯝盜賊於
是滋多所在脩營人力為之凋盡荒淫酒色子女必被
其侵躭玩鷹犬禽獸皆離其毒朋黨相扇貨賄公行納
邪佞之言杜正直之口加以轉輸不息傜役無期士卒
塡溝壑骸骨蔽原野黄河之北則千里無烟淮江之間
則鞠為茂草玄感世荷國恩位居上將先公奉遺詔曰

好子孫為我輔佐之惡子孫為我屏黜之所以上稟先
旨下順人心廢其淫昏更立明哲今四海同心九有感
應士卒用命如赴私讎人庶相趨義形公道天意人事
較然可知公獨守孤城勢何支久願以黔黎在念社稷
為心勿拘小禮自貽伊戚誰謂國家一旦至此執筆潸
然言無所具遂進逼東都城刑部尚書衛玄率衆自關
中來援東都以步騎二萬度瀍澗挑戰玄感偽北玄逐
之伏兵發前軍盡沒後數日玄復與玄感戰兵始合玄

感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玄感矣玄軍少怠玄感與數千騎乘之大潰擁八千人而去玄感驍勇多力每戰親運長矛身先士卒喑嗚叱咤所當莫不震懾論者方之項羽又善撫馭士樂致死由是戰無不捷玄軍日蹙糧又盡乃悉衆決戰陣於北邙一日間戰十餘合玄感弟玄挺中流矢而斃玄感稍却樊子蓋復遣兵攻尚書省又殺數百人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攻元務本於黎陽武衛將軍屈突通屯河陽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發兵

繼進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復來赴援玄感與前戶部
尚書李子雄計曰屈突通曉兵事若度河則勝負難決
不如分兵拒之不能濟則樊衛失援玄感然之將拒通
子蓋知其謀數擊其營玄感不果進通遂濟河軍於破
陵玄感為兩軍西拒衛玄東拒屈突通子蓋復出兵大
戰玄感軍頻北復與子雄計子雄勸之直入關中開永
豊倉振貧乏三輔可指麾而定據有府庫東面而爭天
下此亦霸王之業會華陰諸楊請為鄉導玄感遂釋洛

陽西圖關中宣言已破東都取關西宇文述等諸軍躡之至弘農宫父老遮説玄感曰宫城空虚又多積粟攻之易下進可絶敵人之食退可割宜陽之地玄感以為然留攻三日城不下追兵遂至玄感西至閿鄉上槃豆布陣亘五十里與官軍且戰且行一日三敗復陣於董杜原諸軍大敗之玄感獨與十餘騎竄林木間將奔上洛追騎至玄感叱之皆懼而返走至葭蘆戍窘迫獨與弟積善步行謂積善曰事敗矣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

殺我積善殺之因自刺不死爲追兵所執與玄感首俱
送行在所磔其尸於東都市三日復臠而焚之餘黨悉
平其弟玄奬爲義陽太守將歸玄感爲郡丞周旋玉所
殺玄縱弟萬石自帝所逃歸至高陽止傳舍監事許華
與郡兵執之斬於涿郡萬石弟仁行官至朝議大夫斬
於長安並具梟磔公卿請改玄感姓爲梟氏詔可之玄
感之亂有趙元淑者預謀誅又有劉元進亦舉兵應之
元淑博陵人父世模初從高寶後以衆歸周授上開府

寓居京兆之雲陽隋文帝踐阼恒典宿衛後從晉王伐陳力戰而死朝廷以其身死王事以元淑襲父本官賜物三千段元淑性踈誕不事產業家徒壁立後授驃騎將軍將之官無以自給時長安富人宗連家累千金仕周為三原令有季女慧而有色連每求賢夫聞元淑請與相見連有風儀美談笑元淑亦慕之及至其家服玩居處擬於將相酒酣奏女樂元淑所未見也及出連又致殷勤元淑再三來宴樂更侈於前因問所須盡買與

之元淑致謝遂復拜求以女妻之元淑感而納焉遂為
富人從楊素平楊諒以功進位柱國歷德州刺史頴川
太守並有威惠入為司農卿玄感有異志遂與結交遼
東之役領將軍典宿衛加光祿大夫封葛國公明年帝
復征高麗以元淑鎮臨渝及玄感作亂其弟玄縱自駕
所逃歸路經臨渝元淑出其小妻魏氏見玄縱對宴極
歡因與通謀并受玄縱賂遺及玄感敗人有告其事者
帝以屬吏元淑及魏氏俱斬於涿郡籍沒其家元進餘

杭人少好任俠為州里所宗兩手各長尺餘臂垂過膝
屬遼東之役百姓騷動元進自以相表非常遂聚亡命
會玄感起於黎陽元進應之旬月衆至數萬將度江而
玄感敗吳郡朱爕晉陵管崇亦舉兵有衆七萬共迎元
進奉以為主據吳郡稱為天子以爕崇俱為僕射置百
官帝令將軍吐萬緒光禄大夫魚俱羅討焉為緒所敗
朱爕戰死俄而緒俱羅並得罪江都郡丞王世充發兵
擊之有大流星墜於江都未及地而南逝磨拂竹木皆

有聲至吳郡而落於地元進惡之令掘地入二丈得一石徑丈餘數日失石所在世充度江元進遣兵人各持茅因風縱火世充大懼將棄營遇反風火轉元進衆懼燒而退世充大破之元進及崇俱為世充所殺世充坑其衆於黃亭澗死者三萬人其後董道沖沈法興李子通等益乘此而起素母弟約

約字惠伯童兒時嘗登樹墜地為查傷由是竟為宦者性好沉靜內多譎詐好學彊記素友愛之凡有所為先

籌於約而行在周末以素軍功賜爵安成縣公拜上儀同三司文帝受禪歷位長秋卿鄜州刺史宗正大理二少卿時皇太子無寵晉王廣規奪宗以素幸於上而雅信約乃用張衡計遣宇文述大以金寶賂約因通王意說之曰夫守正履道固人臣之常致反經合義亦達者之令圖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患公兄弟功名蓋世用事有年朝臣為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宮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

人主而欲危公者亦多矣主上一旦棄羣臣公亦何以

取庇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

所知也今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

大功王必鎮銘於骨體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

也約然之以白素素本凶險聞之大喜乃撫掌曰吾智

慧殊不及此頼汝起余約知其計行復謂素曰今皇后

之言上無不用宜因機會早自結託則匪惟長保榮禄

傳祚子孫又晉王傾身禮士聲名日盛躬履節儉有主

上之風以約料之必能安天下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
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素遂行其策太子果廢及晉王
入東宮引約為左庶子封修武公進位大將軍及帝崩
遣約入京易留守者縊殺庶人勇然後陳兵發凶問煬
帝聞之曰令兄之弟果堪大任即位數日拜内史令約
有學術兼達時務帝甚任之後加右光禄大夫及帝在
東都令約詣京師享廟行至華陰見其先墓遂枉道拜
哭為憲司所劾坐免官尋拜淅陽太守其兄子玄感時

為禮部尚書與約恩義甚篤既愴分離形於顏色帝謂

曰公比憂瘁得非為叔也玄感再拜流涕曰誠如聖旨

帝亦思約廢立功由是徵入朝未幾卒以素子玄挺後

之

穆字紹叔暄弟也仕魏華州別駕孝武末弟寬請以登

城縣伯讓穆詔許之終于并州刺史贈開府儀同三司

華州刺史穆弟儉字景則偉容儀有才行位北雍州刺

史政尚寬惠吏夏安之後從破齊神武於沙苑封夏陽

縣侯位開府儀同三司華州刺史卒謚靜
子昇字文殊美風儀有器局髫齔就學日誦千言見者
奇之九歲丁父憂哀毀過禮殆將滅性及免喪之後絶
慶弔閉戸讀書數年之間博涉書記周閔帝時為寧都
郡太守甚有能名賜爵樂昌縣子後數以軍功進爵為
侯隋文帝作相行濟州事及踐阼拜宗正少卿加上開
府蜀王秀之鎮益州也朝廷盛選綱紀以昇方直拜益
州總管長史尋遷西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後歷宗正卿

刑部尚書出為吳州總管甚有能名時晉王廣鎮揚州詔令昇每歲一與王相見評論得失規諫疑闕卒於官子虔遜

寛字蒙仁儉弟也少有大志每與諸兒童遊處必擇高大之物坐之見者咸異焉及長頗解屬文尤尚武藝弱冠除奉朝請父鈞出鎮恒州請隨從展効乃授高闕戍主既而蠕蠕亂其主阿那瓌奔魏魏帝詔鈞衛送寛亦從行時北邊賊起攻圍鎮城鈞卒城人等推寛守禦尋

而城陷寬乃北走蠕蠕後討六鎮賊破寬始得還朝廣陽王深與寬素相昵深犯法得罪寬被逮捕孝莊時為侍中與寬有舊匿之於宅遇赦得免除宗正丞北海王顥少相器重時為大行臺北征葛榮欲啟寬為左丞寬辭以孝莊厚恩未報義不見利而動顥未之許顥妹壻李神軌謂顥曰匹夫猶不可奪志況義士乎乃止孝莊踐阼累遷洛陽令以都督從太宰上黨王元天穆討平邢杲師未還屬元顥入洛莊帝出居河内天穆懼集諸

將謀之寛勸天穆徑取成皐會兵伊洛天穆然之乃趣成皐令寛與尒朱兆為後拒尋以衆議不同乃回赴石濟寛夜行失道遂後期諸將咸言寛少與北海周旋今不來矣天穆答曰楊寛非輕去就者也吾當為諸君明之言訖候騎白寛至天穆撫髀而笑曰吾固知其必來遽出帳迎握其手曰是所望也與天穆俱謁孝莊於大行仍為都督從平河内進圍北中時梁陳慶之為顥勒兵守北門天穆駐馬圍外遣寛至城下說慶之不答久

之乃曰賢兄撫軍在頗欲相見不寛答僕兄旣力屈凶威迹淪逆黨人臣之理何煩相見天穆聞之自此彌敬孝莊反正除太府卿華州大中正封澄城縣伯尒朱榮被誅其從弟世澄等出據河橋還逼京師進寛使持節大都督隨機捍禦世隆謂寛曰豈忘太宰相知之深也寛答曰太宰見愛以禮人臣之交耳今日之事事君之節及尒朱兆陷洛陽囚執孝莊帝寛還洛不可遂自成臯奔梁至建鄴聞莊帝弑崩寛發喪盡禮梁武義之尋

而禮送還孝武初除給事黄門侍郎孝武與齊神武有
隙遂召募驍勇廣增宿衛以寛為閤内大都督専總禁
旅從孝武入關兼吏部尚書録從駕勲進爵華山郡公
大統初遷太子太傅五年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都督東雍州刺史即本州也廢帝初為尚書左僕射
將作大監坐事免周明帝初拜大將軍從賀蘭祥討吐
谷渾破之别封宜陽縣公除小冢宰轉御正中大夫武
成二年詔寛與麟趾殿學士參定經籍寛性通敏有器

幹頻牧數州號稱清簡歷居臺閣有當官之譽然與柳
機不協案成其罪時論頗以此譏之保定元年除總管
梁興等十九州諸軍事梁州刺史薨於州贈華陝虞上
潞五州刺史謚曰元子文恩
文恩字溫才在周年十一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
騎常侍尋以父功封新豐縣子天和初行武都太守十
姓獠反文恩討平之復行巽州事党項羌叛文恩又討
平之進擊資中武康隆山等生獠及東山獠竝破之從

陳王攻齊河陰城又從武帝攻拔晉州授上儀同三司改封永寧縣公壽陽劉叔仁作亂從清河公宇文神舉討之戰於埤井在陣禽叔仁又別從王誼破賊於鯉魚柵後累以軍功遷果毅左旅下大夫隋文帝為丞相從韋孝寬拒尉遲迥於武陟與行軍總管宇文述擊走其將李儁遂解懷州圍破尉遲惇平鄴城皆有功進授上大將軍改封洛川縣公尋拜隆州刺史開皇元年進爵正平郡公復為魏州刺史甚有惠政及去職吏人思之

為立碑頌德轉冀州刺史煬帝嗣位徵為戶部尚書轉
納言改授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宮以足疾不堪趨奏
復授戶部尚書位右光祿大夫卒官謚曰定初文思當
襲父爵自以非嫡遂讓弟紀當世多之紀字溫範少剛
正有器局在周襲爵華山郡公累遷安州總管長史將
兵迎陳降將王瑗於齊安與陳將周法尚遇擊走之以
功進開府入為虞部下大夫文帝為丞相改封汾陰縣
公從梁睿討王謙以功進授上大將軍歷資州刺史宗

正少卿坐事除名後尋復其爵位拜熊州刺史改封上明郡公除宗正卿兼給事黃門侍郎判禮部尚書事遷荆州總管卒謚曰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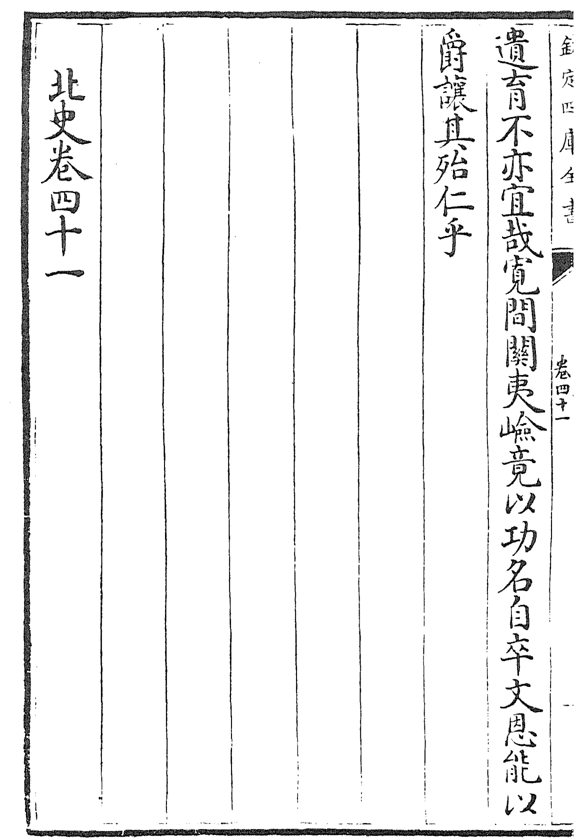
論曰楊播兄弟俱以忠毅謙謹荷内外之任公卿牧守榮赫累朝所謂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而言色恂恂出於誠至恭德慎行為世師範漢之陳紀門法所不過焉後魏以來一門而已諸子秀立青紫盈庭積善之慶蓋有憑也及逆胡擅朝淫刑肆毒以斯族而遇斯禍何報施

之反哉惜雅道風流早同摽致公望人物所推夫處亂
虐之世當機衡之重朝有善政是也及寄天下之命託
六尺之孤旬朔未幾身亡君辱進不能送往事居覩幾
衛主退不能保身全名辭寵招福朝廷之亹既巳仗義
斷恩猜忌之塗無容推心受亂是知變通之術非所長
也處道少而輕佚俶儻不羈兼文武之資包英奇之畧
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屬隋文帝將清六合委以腹心
之寄掃祅氛於牛斗江海恬波摧驍猛於龍庭匈奴遠

逌若其夷凶靜亂功臣莫居其右覽其竒策高大足為一時之傑然以智詐自立不由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宫陷君於奢侈誹廢冢嫡致國於傾危終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之源實乃素之由也玄感宰相之子荷恩二世君之失德當竭股心未議致身先圖問鼎假稱伊霍之事將肆莽卓之心人神同疾敗不旋踵昆弟就葅醢之誅先人受焚如之酷不亦甚乎約外示溫柔内懷狡笇為蛇畫足終傾國本俾無

遺育不亦宜哉寬間關夷嶮竟以功名自卒文恩能以爵讓其殆仁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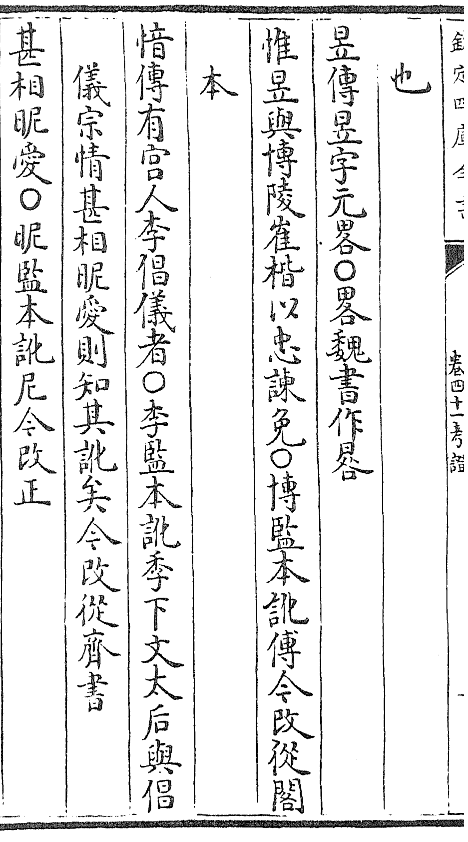
北史卷四十一



楊播傳時車駕耀威城沔水上已設宴○馮夢禎云車駕耀威城沔水文義欠順　臣人龍按魏書本無城字應删之

侃傳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三烽火各亦應之以明降款○魏書無三字

於是尒朱兆等於馬渚諸楊南度○臣人龍按馮夢禎云疑重渚字復訛水為言旁不知魏書本無此諸字



也

昱傳昱字元畧○畧各魏書作略

惟昱與博陵崔楷以忠諫免○博監本譌傳今改從閣本

愔傳有宮人李倡儀者○李監本譌季下文太后與倡儀宗情甚相昵愛則知其譌矣今改從齊書

甚相昵愛○昵監本譌尼今改正

燕子獻傳相者謂曰使役在胡代○胡代監本譌朝大

令改從齊書

楊素傳帝晤其言○晤隋書作壯

為齊兵躡衆多敗散○躡字上隋書有所字

尋從韋孝寛徇譙南○譙隋書作淮

以弟約為臨貞公○約監本訛岳令改從隋書

於北岸纜巖綴鐵鎖三條○纜隋書作鑿馮夢禎云當以鑿為是

素遣巴蜒卒數千○蜒監本訛蛇令改從隋書

進擊無錫賊帥葉皓又平之○皓隋書作畧

然龔事依禮唯卜泉石至如吉凶不由於素義存奉上

情深體國○隋書素字上有此字

玄感傳復陣於董杜原○董隋書作董

以元淑襲父本官○父監本訛公今改從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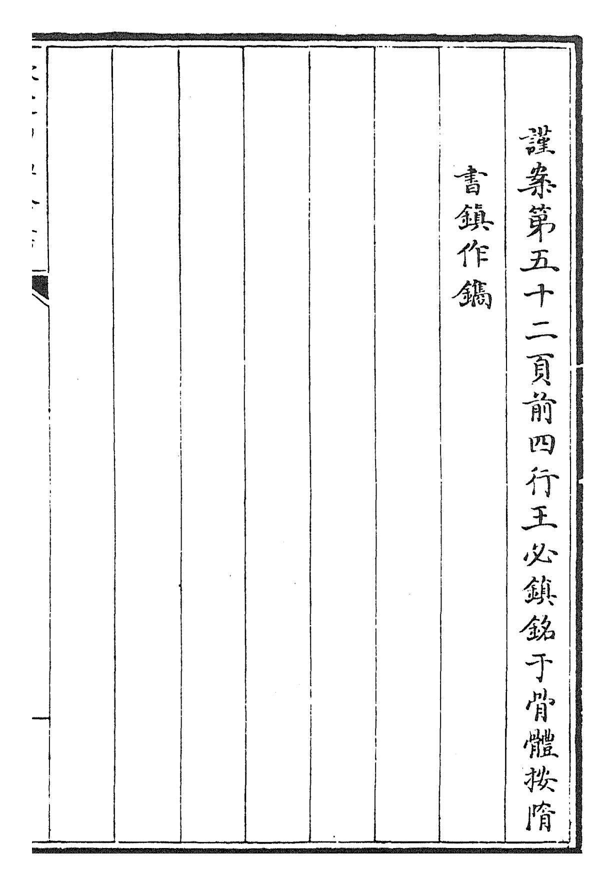
約傳王必鎮銘於骨體○馮夢禎云鎮疑作鐫

文恩傳文恩字溫才○恩一本作思又才監本作仁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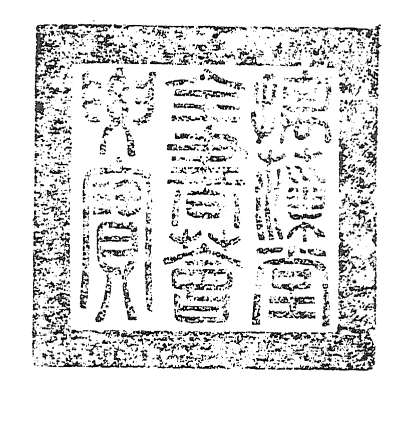
文文思又寬傳字蒙仁當以才為是今從隋書

紀字溫範○紀隋書作文紀

北史卷四十一考證



謹案第五十二頁前四行王必鎮銘于骨體按隋書鎮作鐫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杜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北史卷四十二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北史卷四十二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三十

王肅 劉芳 孫逖 芳從子懋 常爽 孫景

王肅字恭懿琅邪臨沂人也父奐齊雍州刺史南史有傳肅少聰辯涉獵經史頗有大志仕齊位祕書丞父奐及兄弟並為齊武帝所殺太和十七年肅自建鄴來奔

孝文時幸鄴聞其至虛衿待之引見問故肅辭義敏切
辯而有禮帝甚哀惻之遂語及為國之道肅所陳說深
會古帝促席移景不覺坐之疲也肅因言蕭氏危亡之
兆可以乘機帝於是圖南之規轉銳器重禮遇日有加
焉新貴舊臣莫之間也或屏左右談說至夜分不罷肅
亦盡忠輸誠無所隱避自謂君臣之際猶孔明之遇玄
德也尋除輔國大將軍長史賜爵開陽伯肅固辭伯爵
許之詔肅討齊義陽聽招募壯勇以為爪牙其募士有

功賞加等其從肅行者六品已下聽先擬用以後聞若
投化人聽五品已下先即優授肅至義陽頻破賊軍除
持節都督豫州刺史揚州大中正肅善撫接甚有聲稱
尋徵入朝帝手詔曰不見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歲我
勞如何飾館華林拂席相待卿欲以何日發汝墳也又
詔曰肅丁荼虣世志等伍胥窮踰再朞蔬縕不改有司
依禮喻解為裁練禫之制二十年七月帝以久旱不雨
輟膳百寮效之帝在崇虛樓遣舍人問肅對曰伏承陛

下輟膳已經三日羣臣不敢自寧臣聞堯水湯旱自定之數須聖人以濟未聞由聖以致災是以國儲九年以禦九年之變昨四郊之外已蒙滂澍唯京城之内微為少澤蒸庶未闕一飧陛下輟膳三日臣庶惶惶無復情地帝遣答曰雖不食數朝猶然無感朕誠心未至之所致也朕志確然死而後已是夜澍雨大降以破齊將裴叔業功進號鎮南將軍加都督四州諸軍事封汝陽縣子肅頻表固讓不許詔加鼓吹一部初齊之收肅父奐

也奐司馬黃瑶起攻奐殺之二十二年平漢陽瑶起為輔國將軍特詔以付肅使紓泄哀情孝文崩遺詔以肅為尚書令與咸陽王禧等同為宰輔徵會駕魯陽肅至遂與禧參同謀謨自魯陽至京洛行途喪紀委肅參量憂勤經綜有過舊戚禧兄弟並敬昵之上下稱為和輯唯任城王澄以其起自羈遠一旦在已之上每謂人曰朝廷以王肅加我上尚可從叔廣陵宗室尊宿歷任內外云何一朝令肅居其右也肅聞恒降避之尋為澄所

奏劾稱肅謀叛事尋申釋詔肅尚陳留長公主本劉昶子婦彭城公主也賜錢二十萬帛三千疋肅奏考以顯能陟由績著升明退闇於是乎在自百寮曠察四稔于茲請依舊例考檢能否從之裴叔業以壽春内附拜肅使持節都督江西諸軍事與彭城王勰率步騎十萬以赴之齊豫州刺史蕭懿屯小峴交州刺史李叔獻屯合肥將圖壽春肅進師討擊大破之禽叔獻走蕭懿還京師宣武臨東堂引見勞之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昌國

縣侯尋爲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肅頻在邊悉心撫接遠近歸懷附者若市咸得其心清身好施簡絶聲色終始廉約家無餘財然性微輕佻頗以功名自許護疵稱伐少所推下孝文每以此爲言景明二年薨於壽春年三十八宣武爲舉哀給東園祕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帛一千疋布五百疋蠟三百斤并問其卜遷遠近專遣侍御史一人監護喪事又詔曰杜預之殁窆於首陽司空李沖覆舟是託顧瞻斯所亦二代之

九原也故揚州刺史肅忠義結於二世英惠符於李杜平生本意願終京陵既有宿心宜遂先志其令葬於沖預兩墳之間使之神遊相得也贈侍中司空公有司奏以肅貞心大度宜謚匡公詔謚宣簡明帝初詔為肅建碑銘自晉氏喪亂禮樂崩亡孝文雖釐革制度變更風俗其間朴畧未能淳也肅明練舊事虛心受委朝儀國典咸自肅出子紹襲紹字三歸位中書侍郎卒贈徐州刺史子遷襲齊受禪爵遒例降紹弟理孝靜初得還朝

位著作佐郎紹肅前妻謝生也肅臨薨謝始攜女及紹至壽春宣武納其女為夫人明帝又納紹女為嬪肅弟康字文政涉獵書史微有兄風宣武初攜兄子誦翊衍等入魏拜中書侍郎卒幽州刺史贈征虜將軍徐州刺史誦字國章肅長兄融之子學涉有文才神氣清儁風流甚美歷位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右將軍幽州刺史長兼祕書監給事黃門侍郎明帝崩靈太后之立幼主也於時大赦誦宣讀詔書言制抑揚風神竦秀百寮傾屬

莫不歎美孝莊初於河陰遇害贈尚書左僕射司空公謚曰文宣子孝康尚書郎中孝康弟儁賦性清雅頗有文才齊文襄王中外府祭酒誦弟衍字文舒名行器藝亞於誦位光禄大夫廷尉卿揚州刺史大中正度支七兵二尚書太常卿出為散騎常侍西兗州刺史為尒朱仲遠所禽以其名望不害令騎牛從軍久乃見釋還洛孝靜初位侍中卒敕給東園祕器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文獻衍篤於交舊有故人竺犹於西兗州為仲遠所

害其妻子飢寒衍置於家累年贍恤世人稱其敦厚翊

字士游肅次兄深子也風神秀立好學有文才位中書

侍郎頗銳於榮利結婚於元乂為濟州刺史清靜有政

績入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卒贈司

空公徐州刺史子琛武定中儀同開府記室參軍

劉芳字伯文彭城叢亭里人漢楚元王交之後也六世

祖訥晉司隸校尉祖該宋青徐二州刺史父邕宋兗州

長史芳出後宋東平太守遜之邕同劉義宣之事身死

彭城芳隨伯母房逃竄青州會赦免舅元慶為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建威府司馬為文秀所殺芳母子入梁鄒城慕容白曜南討青齊梁鄒降芳北徙為平齊人時年十六南部尚書李敷妻司徒崔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師詣敷門崔恥芳流播拒不見之芳雖處窮窘之中而業尚貞固聰敏過人篤志墳典晝則傭書以自資給夜則誦經不寢至有易衣併日之弊而澹然自守不急急於榮利不戚戚於貧賤乃著窮通論以自

慰常為諸僧傭寫經論筆迹稱善卷直一縑歲中能入百餘疋如此數年賴以頗振由是與德學大僧多有還往時有南方沙門慧度以事被責未幾暴亡芳因緣聞知文明太后召入禁中鞭之一百時中官李豐主其始末知芳篤學有志行言之於太后微愧於心會齊使劉纘至芳之始族兄也擢芳兼主客郎與纘相接拜中書博士後與崔光宋弁邢產等俱為中書侍郎俄而詔芳與產入授皇太子經遷太子庶子兼員外散騎常侍從

駕洛陽自在路及旋京師恒侍坐講讀芳才思深敏特精經義博聞强記兼覽蒼雅尤長音訓辯析無疑於是禮遇日隆賞賚豐渥俄兼通直常侍從駕南巡撰述行事尋而除正王肅之來奔也孝文雅相器重朝野屬目芳未及相見嘗宴羣臣於華林肅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無笄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髽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

男子免時則婦人髽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時變男子婦人免髽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奪其笄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内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纚笄總以兹而言男子有笄明矣高祖稱善者久之肅亦以芳言爲然曰此非劉石經也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辯疑者皆往詢訪故時人號爲劉石經酒闌芳與肅俱出肅執芳手曰吾少來留意三禮在南諸儒亟共討論皆謂此義如

吾向言今聞往釋頓祛平生之惑芳理義精贍類皆如是孝文遷洛路由朝歌見殷比干墓愴然悼懷為文以弔之芳為注解表上之詔曰覽卿注殊為富博但文非屈宋理慙張賈既有雅致便可付之集書詔以芳經學精洽超遷國子祭酒以母憂去官帝征宛鄧起為輔國將軍太尉長史從太尉咸陽王禧攻南陽齊將裴叔業入寇徐州疆埸之人頗懷去就帝憂之以芳為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徐州大中正行徐州事後兼侍中從征馬

圈孝文崩於行宮及宣武即位芳手加衮冕孝文襲斂
曁乎啟祖山陵練祭始末喪事皆芳撰定咸陽王禧等
奉申遺旨令芳入授宣武經及南徐州刺史沈凌外叛
徐州大水遣芳撫慰振恤之尋正侍中祭酒中正並如
故芳表曰夫為國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學斆為先唐虞
以往典籍無據隆周以降任居武門蔡氏勸學篇云周
之師氏居武門左今之祭酒則周師氏洛陽記國子學
宮與天子宮對太學在開陽門外案學記云古之王者

建國親人教學爲先鄭氏注内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由斯而言國學在内太學在外明矣臣謂今既從縣崧瀍皇居伊洛宫闕府寺僉復故址至於國學豈宜舛錯校量舊事應在宫門之左至如太學基所見存仍舊營構又云太初太和二十年發敕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臣案自周以上學唯以二或尚東或尚西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蓋有六師氏居内太學在國四小在郊禮記云周人養庶

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四郊禮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周四郊之虞庠也大戴保傅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帝入大學承師而問道周之五學於此彌彰案鄭注學記周則六學所以然者注云内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此其證也漢魏以降無復四郊謹尋先旨宜在四門案王肅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都五十里

考之鄭氏不云遠近今太學故坊基趾寛廣四郊别置相去遼闊檢督難周計太學坊并作四門猶為太曠以臣愚量同處無嫌且今時制置多循中代未審四學應從古不求集儒禮官議其定所從之遷中書令祭酒如故出除青州刺史為政儒緩不能禁止姦盜然廉清寡欲無撓公私還朝議定律令芳斟酌古今為大議之主其中損益多芳意也宣武以朝儀多闕其一切諸議悉委芳修正於是朝廷吉凶大事皆就諮訪焉轉太常卿

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里數於禮有違又靈星周公之祀不應隷太常乃上疏曰臣聞國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寔在審位臣學謝全經業乖通古豈可輕薦瞽言妄陳管説竊見所置壇祠遠近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既曰職司請陳膚淺孟春令云其數八又云迎春於東郊盧植云東郊八里郊也賈逵云東郊木帝太昊八里許慎云東郊八里郊也鄭玄孟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禮曰王出十五里迎歲葢殷禮也周禮近

郊五十里鄭玄別注云東郊去都城八里高誘云迎春氣於東方八里郊也王肅云東郊八里因木數也此皆同謂春郊八里之明據也孟夏令云其數七又云迎夏於南郊盧植云南郊七里郊賈逵云南郊火帝七里許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鄭玄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誘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肅云南郊七里因火數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審據也中央令云其數五盧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賈逵云中兆黃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

帝於四郊也鄭玄云中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審據也孟秋令云其數九又云以迎秋於西郊盧植云西郊九里郊賈逵云西郊金帝少昊九里許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鄭玄云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誘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肅云西郊九里因金數也此又西郊九里之審據也孟冬令云其數六又云迎冬於北郊盧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賈逵云北郊水帝顓頊六里許慎云北郊六里郊也鄭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誘

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肅云北郊六里因水數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審據也宋氏合文嘉注云周禮王畿內千里二十分其一以為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為遠郊迎王氣蓋於近郊漢不設王畿則以其方數為郊處故東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採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此又漢世南北郊之明據也今地祇準此至如三十里郊進

乖鄭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據退違漢魏所行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計四郊各以郭門為限里數依上禮朝拜日月皆於東西門外今日月之位去城東西路各三十竊又未審禮又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今計造如上禮儀志云立高禖祠于城南不云里數故今仍舊靈星本非禮事兆自漢初專為祈田恒隷郡縣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牲用大牢縣邑令長得祠晉祠令云郡縣國祠社稷先農縣又祠靈星此靈

星在天下諸縣之明據也周公廟所以別在洛陽者蓋
緣姬旦創成洛邑故傳世洛陽崇祠不絶以彰厥庸夷
齊廟者亦世為洛陽界内神祠今並移太常恐乖其本
天下此類甚衆皆當部郡縣修理公私施之禱請竊惟
太常所司郊廟神祇自有常限無宜臨時斟酌以意若
遂爾妄營則不免淫祀二祠在太常在洛陽於國一也
然貴在審本臣以庸蔽謬忝今職考括墳籍博採羣議
既無異端謂粗可依據今玄冬務隙野罄人閑遷易郊

壇二三為便詔曰所上乃有明據但先朝置立已久且可從舊先是孝文於代都詔中書監高閭太常少卿陸琇并公孫崇等十餘人脩理金石及八音之器後崇為太樂令乃上請尚書僕射高肇更共營理宣武詔芳共主之芳表以禮樂事大不容輒決自非博延公卿廣集儒彥討論得失研窮是非無以垂之萬葉為不朽之式被報聽許數旬之間頻煩三議于時朝士頗以崇專綜既久不應乖謬各嘿然無發論者芳乃探引經誥搜括

舊文共相難質皆有明據以為盈縮有差不合典式崇
雖示相酬答而不會問意卒無以自通尚書依事述奏
仍詔委芳别更考制於是學者彌歸宗焉芳以社稷無
樹又上疏曰依合朔儀注日有變以朱絲為繩以繞係
社樹三匝而今無樹又周禮大司徒職云設其社稷之
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鄭玄注云所宜木
謂若松栢栗也此其一證也又小司徒封人職云掌設
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鄭玄注云不言稷者王主於

社稷社之細也此其二證也又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證也又白武通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人望見即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案此正解所以有樹之義了不論有之與無也此其四證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樹何然則稷亦有樹明矣又五經通義云天子太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萬物萬物莫善

於木故樹木也此其五證也此最其丁寧備解有樹之意也又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以木周禮司徒職曰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逸篇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證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樹別之明據也又見諸家禮圖社稷圖皆畫為樹唯誡社誡稷無樹此其七證也雖辯有樹之據猶未正所殖之木案論語稱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書逸篇則云太社惟

松如此便以一代之中而立社各異也愚以爲宜殖以松何以言之逸書云大社惟松今者殖松不慮失禮惟稷無成證稷乃社之細蓋亦不離松也宣武從之芳沉雅方正槩尚甚高經傳多通孝文尤器敬之動相顧訪太子恂之在東宮孝文欲爲納芳女芳辭以年貌非宜帝歎其謙慎帝更敕芳舉其宗女芳乃稱其族子長文之女孝文乃爲恂娉之與鄭懿女對爲左右孺子焉崔光於芳有中表之敬每事詢仰芳撰鄭玄所注周官儀

禮音干寶所注周官音王肅所注尚書音何休所注公羊音范甯所注穀梁音韋昭所注國語音范曄後漢書音各一卷辯類三卷徐州人地録二十卷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毛詩箋音義證十卷禮記義證十卷周官儀禮義證各五卷崔光表求以中書監讓芳宣武不許卒贈鎮東將軍徐州刺史謚文貞侯長子懌字祖欣雅有父風頗好文翰歴徐州别駕兖州左軍府長史司空諮議參軍屢為行臺出使所歴皆有當官之稱轉通直

散騎常侍徐州大中正行郢州事尋遷安南將軍大司農卿卒贈徐州刺史謚曰簡無子弟廞以第三子峻為後廞字景興好學强立善事當世高肇之盛及清河王懌為宰輔廞皆與其子姪交遊靈太后臨朝又與太后兄子往還相好太后令廞以詩賦授弟元吉稍遷光祿大夫孝武帝初除散騎常侍遷驃騎大將軍國子祭酒孝武於顯陽殿講孝經廞為執經雖詶荅論難未能精盡而風采音制足有可觀尋兼都官尚書又兼殿中尚

書及孝武入關齊神武至洛責𢾾誅之子隲字子昇少有風氣頗涉文史位徐州開府從事中郎父𢾾之死隲率勒鄉部赴兗州與刺史樊子鵠抗禦王師每戰流涕突陣城陷禽送晉陽齊神武矜而赦之文襄為儀同開府以隲為屬本州大中正轉中書舍人時與梁和通隲前後受敕對其使一十六人為司徒左長史卒贈南青州刺史𢾾弟䎘位金紫光禄大夫䎘子遜

遜字子長少聰敏好弋獵騎射以行樂為事愛交游善

戲謔齊文襄以為永安公浚開府行參軍遜遠離家鄉倦於覊旅發憤自勵專精讀書晉陽都會之所霸朝人士攸集咸務於宴集遜在游宴之中卷不離手遇有文籍所未見者則終日諷誦或通夜不歸其好學如此亦留心文藻頗工詩詠齊天保初行定陶縣令坐奸事免十餘年不得調其姊為任氏婦沒入宮敕以賜魏收收所提攜後為開府參軍及文宣崩文士並作挽歌楊遵彥擇之員外郎盧思道用八首遜用二首餘人多者不

過三四中書郎李愔戲逖曰盧八問訊劉二逖銜之乾明元年兼員外散騎常侍使宋梁主蕭莊還兼三公郎中武成時和士開寵要逖附之正授中書侍郎入典機密時李愔獻賦言天保中被讒逖摘其文奏曰誹謗先朝大不敬武成怒大加鞭朴逖喜復前憾曰高搥兩下執鞭一百何如呼劉二時尋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逖欲獨擅文藻不願與文士同行時黃門侍郎王松年妹夫盧士游性沉密逖求以為副又逖姊魏家者收時已

放出遜因次欲嫁之士游不許遜恐事露亦不逼焉遷給事黃門侍郎修國史加散騎常侍除假儀同三司聘周使副二國始通禮儀未定遜與周朝議論往復斟酌古今事多合禮兼文辭可觀甚得名譽使還拜儀同三司及武成崩和士開欲改元議者各異遜請為武平私謂士開曰武平反為明輔遜作此以為公士開悅而從之時士開為衆口所排妻定遠同輔政遜遂回附之使得西貨悉以餉定遠定遠外任遜不自安又陰結斛律

明月胡長仁以自固士開知之未甚信忽於明月門巷逢之彌以為實初逖名宦未達時欲事祖珽珽未原謂人曰我言彭城楚子應有氣俠唯將崔季舒詩示人殊乖氣望逖乃為弟娶珽女遂成密好珽之將訴趙彥深和士開也先與逖謀逖乃告二人故二人得為之計珽被黜令弟出其妻及是逖解士開所嫌尋出為仁州刺史珽乃要行臺尚書盧潛陷逖許潛重遷潛曰如此事吾不為也更戒逖而護之後被徵還待詔文林館重除

散騎常侍奏門下事未幾與崔李舒等同戮時年四十九所著文筆三十卷子逸人開府行參軍仕隋終於洛陽令芳從子懋

懋字仲華祖泰之父承伯仕宋並有名位懋聰敏好學博綜經史善草隸書識奇字宣武初入朝位尚書外兵郎中芳甚重之凡所撰朝廷軌儀皆與參量尚書博議懋與殿中郎袁翻常為議主達於從政臺中疑事咸所訪決尚書李平與結莫逆交遷步兵校尉領郎中兼東

宫中舍人轉員外常侍鎮遠將軍領考功郎中立考課之科明黜陟之法甚有條貫孝昭初大軍攻硤石懋為李平行臺郎中城拔懋頗有功太傅清河王懌愛其風雅常目而送之曰劉生堂堂搢紳領袖若天假之年必為魏朝宰輔詔懋與諸才學之士撰成儀令懌為宰相積年禮懋尤重令諸子師之遷太尉司馬熙平二年冬暴病卒家甚清貧亡之日徒四壁而已太傅懌及當時才雋莫不痛惜之贈持節前將軍南秦州刺史謚曰宣

簡懋詩誄賦頌及文筆見稱於時又撰諸器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物祖

常爽字仕明河内温人魏太常卿林六世孫也祖珍苻堅南安太守因世亂遂居涼州父坦乞伏世鎮遠將軍大夏鎮將顯美侯爽少而聰敏嚴正有志槩雖家人僮隷未嘗見其寛誕之容篤志好學博聞强識明習緯候五經百家多所研綜州郡禮命皆不就武成西征涼土爽與兄士國歸款軍門武成嘉之賜士國爵五品顯美

男奭為六品拜宣威將軍是時戎車屢駕征伐為事貴游子弟未遑學術奭置館温水之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京師學業翕然復興奭立訓甚有勸罰之科弟子之事若嚴君焉尚書左僕射元贊平原太守司馬真安著作郎程靈虬皆是奭教所就崔浩髙允並稱奭之嚴教奬勵有方允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其為通識歎服如此因教授之暇述六經畧注以廣制作甚有條貫其序曰傳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

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者人之
性也經典者身之文也皆以陶鑄神情啟悟耳目未有
不由學而能成其器不由習而能利其業是故季路勇
士也服道以成忠烈之槩甯越庸夫也講藝以全高尚
之節葢所由者習也所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身文而
德備焉昔者先王之訓天下也莫不導以詩書教以禮
樂移其風俗和其人民故恭儉莊敬而不煩者教深於
禮也廣博易良而不奢者教深於樂也溫柔敦厚而不

愚者教深於詩也疏通知逺而不誣者教深於書也潔静精微而不賊者教深於易也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教深於春秋也夫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五者葢五常之道相須而備易為之源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其幾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經者先王之遺烈聖人之盛事也安可不游心寓目習性文身哉頃因暇日屬意藝林畧撰所聞討論其本名曰六經畧注以訓門徒焉其畧注行於世奭不事王侯獨守

閑靜講肄經典二十餘年時號為儒林先生年六十三
卒於家子文通歷官至鎮西司馬南天水太守西翼校
尉文通子景
景字永昌少聰敏初讀論語毛詩一受便覽及長有才
思雅好文章廷尉公孫良舉為協律博士孝文親得其
名既而用之為門下録事正始初招尚書門下於金墉
中書外省考論律令敕景參議宣武季舅護軍將軍高
顯卒其兄右僕射肇託景及尚書邢巒并州刺史高聰

通直郎徐紘各作碑銘並以呈御帝悉付侍中崔光簡之光奏景名位乃處諸人之下文出諸人之上遂以景文刊石肇尚平陽公主未幾主薨肇欲使公主家令居廬制服已付學官議正施行尚書又以訪景景以婦人無專國之理家令不得有純臣之義乃執議曰喪紀之本寔稱物以立情輕重所因亦緣情以制禮雖理闕盛衰事經今古而制作之本降殺之宜其實一焉是故臣之為君所以資敬而崇重為君母妻所以從服而制義

然而諸侯大夫之為君者謂其有地土有吏屬無服文
者言其非世爵也今王姬降適雖加爵命事非君邑理
異列土何者諸王開國備立臣吏生有趨奉之勤死盡
致喪之禮而公主家令唯有一人其丞已下命之屬官
既無接事之儀實闕為臣之體原夫公主之貴所以立
家令者蓋以主之内事脫須關外理無自達必也因人
然則家令唯通内外之職及典主家之事耳無關君臣
之理名義之分也由是推之家令不得為純臣公主不

可為正君明矣且女人之為君男子之為臣古禮所不載先朝所未議而四門博士裴道廣孫榮乂等以公主為之君以家令為之臣制服以斬乖繆彌甚又張虛景吾難羈等不推君臣之分不尋致服之情猶同其議準母制齊求之名實理未為允竊謂公主之爵既非食采之君家令之官又無純臣之式若附如母則情義罔施若準小君則從服無據案如經禮事無成文即之愚見謂不應服朝廷從之景淹滯門下積歲不至顯官以蜀

司馬相如王襃嚴君平揚子雲等四賢皆有高才而無
重位乃託意以讚之景在樞密十有餘年爲侍中崔光
盧昶游肇元暉尤所知賞累遷積射將軍給事中延昌
初東宫建兼太子屯騎校尉録事皆如故受敕撰門下
詔書凡四十卷尚書元萇出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請
景爲司馬以景階次不及除録事參軍襄威將軍帶長
安令甚有惠政人吏稱之先是太常劉芳與景等撰朝
令未及班行别典儀注多所草創未成芳卒景纂成其

事及宣武崩召景赴京還修儀注拜謁者僕射加寧遠將軍又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後授步兵校尉仍舍人又敕撰太和之後朝儀已施行者凡五十餘卷時靈太后詔依漢世陰鄧二后故事親奉廟祀與帝交獻景乃據正以定儀注朝廷是之正光初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舍人如故時明帝行講學之禮於國子寺司徒崔光執經敕景與董紹張徹馮元興王延業鄭伯猷等俱為錄義事畢又行釋奠之禮並詔百官作釋奠詩以景作為

美是年九月蠕蠕主阿那瓌歸闕朝廷疑其位次高陽王雍訪景曰昔咸寧中南單于來朝晉世處之王公特進之下今日爲班宜在蕃王儀同三司之間雍從之朝廷典章疑而不決則時訪景而行初平齊之後光祿大夫高聰徙於北京中書監高允爲之聘妻給其資宅聰後爲允立碑每云吾以此文報德足矣豫州刺史常綽以未盡其美景尚允才器先爲遺德頌司徒崔光聞而觀之尋味良久乃云高光祿平日每矜其文自許報允

之德今見常生此頌髙氏不得獨擅其美也侍中崔光安豐王延明受詔議定服章敕景參脩其事尋進號冠軍將軍阿那瓌之還國也境上遷延仍陳窘乏遣尚書左丞元孚奉詔振恤阿那瓌執孚過柔玄奔于漠北遣尚書令李崇御史中尉兼右僕射元纂追討不及乃令景出塞經瓫山臨瀚海宣敕勒衆而返景經涉山水悵然懷古乃擬劉琨扶風歌十二首進號征虜將軍孝昌初給事黄門侍郎尋除左將軍太府少卿仍舍人固辭

少卿不拜改授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徐州刺史元法僧叛入梁梁武遣其豫章王蕭綜入據彭城時安豐王延明為大都督大行臺率臨淮王彧等衆軍討之既而蕭綜降附徐州清復遣景兼尚書持節馳與行臺都督觀機部分景經洛汭乃作銘焉是時尚書令蕭寶夤都督崔延伯都督北海王顥都督車騎將軍元恒芝等並各出討詔景諳軍宣旨勞問還以本將軍徐州刺史杜洛周反於燕州仍以景兼尚書為行臺與幽州都督平北

將軍元譚以禦之景表求勒幽州諸縣悉入古城山路有通賊之處權發兵夫隨宜置戍以為防遏又以頃來差兵不盡强壯今之三長皆是豪門多丁為之今求權發為兵明帝皆從之進號平北將軍别敕譚西至軍都關北從盧龍塞據此二嶮以杜賊出入之路又詔景山中嶮路之處悉令捍塞景遣府録事叅軍裴智成發范陽三長之兵以守白㵎都督元譚據居庸下口俄而安州石離冗城斛鹽三戍兵反結洛周有衆二萬餘落自

松岍赴賊譚勒別將崔仲哲等截軍都闗以待之仲哲
戰没洛周又自外應之腹背受敵譚遂大敗諸軍夜散
詔以景所部別將李琚為都督代譚征下口降景為後
將軍觧州任仍詔景為幽安玄四州行臺賊既南出鈔
畧薊城景命統軍梁仲禮率兵士邀擊破之獲賊將禦
夷鎮軍主孫念恒都督李琚為賊所攻薊城之北軍敗
而死率屬城人禦之賊不敢逼洛周還據上谷授景平
北將軍光禄大夫行臺如故洛周遣其都督王曹紇真

馬叱斤等率衆剽南以掠人穀乃遇連雨賊衆疲勞景與都督于榮刺史王延年置兵栗國邀其走路大敗之斬曹紇真洛周率衆南趨范陽景與延年及榮破之又遣別將重破之於州西虎眼泉禽斬之及溺死者甚衆後洛周南圍范陽城人翻降執刺史延年及景送於洛周尋為葛榮所吞景又入榮榮破景得還朝永安初詔復本官兼黄門侍郎又攝著作固辭不就二年除中軍將軍正黄門先是參議正光壬子歷至是賜爵髙陽子

元顥内逼莊帝北廵景與侍中大司馬安豐王延明在禁中召諸親賔乃安慰京師顥入洛景乃居本位莊帝還宫解黄門普泰初除車騎將軍右光禄大夫祕書監以預詔命之勤封濮陽縣子後以例追永熙二年監議事景自少及老恒居事任清儉自守不營産業至於衣食取濟而已耽好經史愛翫文詞若遇新異之書慇勤求訪或復質買不問價之貴賤必以得為期友人刁整每謂曰卿清德自居不事家業雖儉約可尚將何以自

濟也吾恐摯太常方餧於栢谷耳遂與衛將軍羊深矜其所乏乃率刁雙司馬彥邕李諧畢祖彥畢義顯等各出錢千文而為買馬馬天平初還鄴是時詔下三日户四十萬狼狽就道收百官馬尚書丞郎已下非陪從者盡乘驢齊神武以景清貧特給車牛四乘妻孥方得達鄴後除儀同三司仍本將軍武定六年以老疾去官詔特給右光禄事力終其身八年薨景善與人交終始若一其游處者皆服其深遠之度未曾見其矜恣之心好

飲酒澹於榮利自得懷抱不事權門性和厚恭慎每讀
書見韋弦之事深薄之危乃圖古昔可以鑒戒指事為
象讚而述之曰周雅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
不敢不蹐有朝隱大夫鑒戒斯文乃惕焉而懼曰夫道
喪則性傾利重則身輕是故秉和體遜式銘方冊防微
慎獨載象丹青信哉辭人之賦文晦而理明仰瞻高天
聽卑視諦俯測厚地岳峻川渟誰其戴之不私不畏誰
其踐之不陷不墜故善惡是徵物罔同異論亢匪久人

咸敬忌嗟乎唯地厚矣尚亦兢兢浩浩名位孰識其親
搏之弗得聆之無聞故有戒於顯而隱於微好爵是昌
聲奢是基身陷於禄利言溺於是非或求欲而未厭或
知足而不辭是故位高而勢逾迫正立而邪逾欺安有
位極而危不萃邪榮而正不彫故悔多於地厚禍甚於
天高夫悔未結誰肯曲躬夫禍未加誰肯累足固機發
而後思圖車覆而後改躅悔之無及故狡兎失穴思之
在後故逆鱗易觸君子則不然體舒則懐卷視溺則思

濟原夫人闕之度邈於無階之天勢位之危深於不測之地餌厚而躬不競爵降而心不係守善於已成懼愆於未敗雖盈而戒沖通而慮滯以知命為遐齡以樂天為大惠以戢智而從時以懷愚而游世曲躬焉累足焉苟行之晝已決矣猶夜則思其計誦之口亦明矣故心必貫其契故能不同不誘而弭謗於羣小無毀無譽而貽信於上帝託身與金石俱固立名與天壤相弊𥳑競無侵優游獨逝夫如是綺閣金門可安其宅錦衣玉食

可頤其形柳下三黜不愠其色子文三陟不憘其情而
或者見居高可以持勢欲乘高以據榮見直道可以脩
己欲專道以邀聲夫去聲然後聲可立豈矜道之所宜
處危然後安可固豈假道之所全是以君子鑒恃道不
可以流聲故去聲而懐道鑒專道不可以守勢故去勢
以崇道何者履道雖高不得無亢求聲雖道不得無悔
然則聲畨繁則寔倫彫功業進則身迹退如此則精靈
遂越憍侈自親情與道絶事與勢隣方欲役思以持勢

乘勢以求津故利慾誘其性禍難嬰其身利慾交則幽顯以之變禍難搆則智術無所陳若然者雖靡爵帝局焉得而寧之雖結珮皇廷焉得而榮之故身道未究而崇邪之徑已形成功未立而脩正之術已生福祿交蹇於人事屯難頓萃於時情忠介剖心於白日耿節沉骨於幽靈因斯愚智之所機倚伏之所係全亡之所依其在遜順而已哉嗚呼鑒之嗚呼鑒之景所著述數百篇見行於世刪正晉司空張華博物志及撰儒林列女傳

各數十篇云長子昶少學識有文才早卒昶弟彪之永安中司空行參軍

論曰古人云才未半古功已過之王肅流寓之士見知一面榮任赫然寄同舊列雖器業自致抑亦逢時之所致焉劉芳矯然特立沉深好古博通洽識為世儒宗懋才流識學見重於世不虛然也常爽以儒素著稱景以文義見宗美乎

北史卷四十二

北史卷四十二考證

王肅傳是夜澍雨大降○澍監本訛霔今改從南本

劉芳傳宮闕府寺僉復故址○址監本訛趾今改從閣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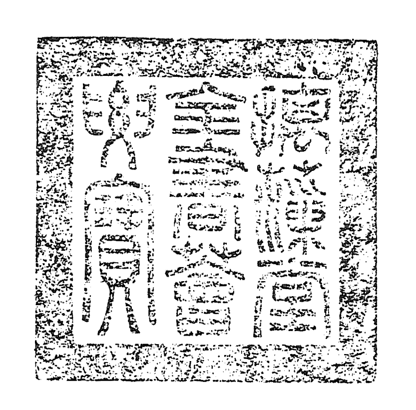
干寶所注周官音○干監本訛于今改正

遜傳楊遵彥擇之○楊監本訛揚今改正

所著文筆三十卷○著監本訛制今改從南本

常景傳友人刁整○刁監本訛刀今改正

北史卷四十二考證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左顒若